

第七讲

歌剧的魅力

主讲人:张国勇



歌剧被称为“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”，它集中了文学、戏剧、美术、音乐、舞蹈等各种艺术门类的表演形式，所以歌剧制作复杂、成本巨大，但它的表现力也最丰富。歌剧以它的艺术魅力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往更高层次提升。

歌剧在西方要追溯到古希腊的戏剧，它一开始只是带有现代话剧的表演形式，只有语言、台词和一点表演。但是随着人们的欣赏和表演水平不断提高，最后又加入了动作、舞蹈和歌唱。随着歌剧的慢慢演变，大约到了400年前，在意大利佛罗伦萨，就正式有了第一部与现代歌剧表演形式相符的歌剧。

歌剧在中国要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，那时上海有一个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，其中很多音乐家来自白俄，也有很多犹太人。那时乐队很小，他们在很小的剧场里用比较简单的表现手法演过《茶花女》、《卡门》这样的西洋经典歌剧。

但是之后，我们的交响乐事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得到延续的发展。中国的原创歌剧，也就是中国民族题材的歌剧，比如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白毛女》等等是在解放前，在延安的解放区，为了丰富人民的生活、鼓舞战士的斗争精神写成的。这些歌剧可以看成是中国原创歌剧的摇篮。歌剧真正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30年。当我们认识到文化对于国家的重要性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歌剧才正式被放到舞台艺术的一个重要层面上。

当分析我们的原创歌剧时，无论是歌剧专家，还是普通的听众，都普遍认为歌剧没有一段像《洪湖水，浪打浪》、《红梅赞》这样能够流传百世、家喻户晓、朗朗上口的作品，似乎这就成了中国现代原创歌剧的瓶颈。这要

分两个方面来看，一方面，作曲家在写歌剧时，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听众，他绝对不能作茧自缚，不能束之高阁，自娱自乐。即使作曲家自身用了很多现代创作技法，非常激动，但是听众听了就是云里雾里，无法理解，这是不可取的。作曲家在写歌剧的时候，要考虑到他的歌剧能不能被人接受，如果不能被接受，那只能是一堆音符。从另一个角度讲，为什么现在歌剧创作这么难，因为这个世界太精彩、太丰富了。前不久，我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一次世界歌剧院高峰论坛上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我们现在的交响乐、歌剧创作的生态环境很差。人们一般理解“生态环境”只是指空气污染、河流发臭等等，其实我们的文化市场、文化创作的生态环境也很差。我们演歌剧很不容易，前有超女堵截，后有快男追赶。艺术、文化永远要引领着观众、听众和读者往前走，而不是观众喜欢什么，就演什么。

不同的民族，无论是在亚洲、欧洲，或是非洲，即使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不一样，但是人类对高雅文化的追求，这一点是共通的。全世界的歌剧制作都是赔钱的，全世界的芭蕾舞、交响曲没有一个团是赚钱的。但它们永远都在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往前走。在一次世界著名歌剧院歌剧论坛上，我曾经说，一个民族的人民如果不崇尚舞台表演艺术，不热衷于静静地坐在剧场欣赏音乐、歌剧、芭蕾舞，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。

歌唱，无限想象空间

音乐是一种抽象的艺术，正因为它的抽象给了听众很大的想象空间。很多喜欢古典音乐、交响音乐的听众，当他们渐入佳境的时候，会达到一种如痴如醉的程度。但很多对交响乐不太了解的人，就觉得用“如痴如醉”这个词显得太过分了。

音乐具有巨大的想象空间，它多变的色彩、美好的音响效果，让我们在没有语言文字支撑的情况下，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根据自己的阅历、见识和文学修养，对音乐产生自己的理解。任何一种音响效果都可以让听众有不同的想象，欣赏音乐是见仁见智的一个过程。所以，欣赏音乐不是在被动地听一种音响效果，而是在充分发挥听众的想象力。听众非常积极主动地参与，他们的很多想象力甚至作曲家都未必知道。

我们一谈到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，就要讲到它的主题和动机。人们把那个音符（当就当……）理解成是命运之神在敲门。其实贝多芬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，根本没有写上“命运交响曲”的标题。“命运”是后人，尤其是那些音乐学家，根据自己的想象，根据贝多芬当时在创作这个交响曲时的思想和内心活动推测出来的。他们发现，贝多芬在写这个交响曲的时候给一个友人写了一封信说“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”，再加上他其貌不扬，不修边幅，艺术气质很浓，不畏权贵，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好斗、不屈。这部交响曲第一乐章确实是充满了斗争精神，所以他们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《命运交响曲》。

但是，如果标题不是“命运在敲门”，而是“在敲门”，我们又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方式。贝多芬

不是圣人，他的作品很伟大，充满了博爱，可是他生活中酗酒、赌博，经常赊账，一个贵族委托他写一个交响曲，钱一拿来就被用来还债，然后剩下的就拿去赌。我想，乐曲开篇的这个音符（当就当……）会不会是人家来催债的？开始很响，然后又很轻，他的内心恐慌，想着“我到底开不开门”。这就是音乐能给听众足够的想象空间。

歌剧和话剧同样是舞台表演艺术，话剧用文字表达，而音乐则给文字插上翅膀，让它腾飞。歌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性。为什么歌剧有魅力？首先就是因为歌唱。

因为歌唱起源于劳动，起源于我们日常的生活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平时不能完成的事情。比如，一群人，在一艘小船上，船突然没有动力了，漂泊在海上，食物也越来越少，大家开始慢慢陷入绝望。上空一架直升飞机飞过去了，但没有人发现这艘小船，大家因此非常沮丧，这时突然有人亮了几声嗓子，大家就会感觉到生的希望又来了。又比如失恋了，如何宣泄？试着听听柴科夫斯基的《第六交响曲》，它是全世界所有的交响曲里最忧伤的。因为柴科夫斯基婚姻很失败，而且那时知道自己来日无多，所以在那种状态下创作的音乐是对自己悲惨人生的回顾，听来很伤心。听了之后，你就会觉得世界上受苦的不是我一个，还有柴科夫斯基，你的心情可能会好受一些。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并不都是让人流泪的，中间有第三乐章是振奋的，这是因为他在忧伤、痛苦之余，觉得还有生的欲望。音乐能起到这么多的作用，所以说，歌剧的第一个魅力就是歌唱。

张国勇：上海歌剧院院长、艺术总监，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教授，上海交响乐团常任指挥。曾任深圳交响乐团音乐总监。1983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，1997年被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授予音乐博士学位。曾先后与国内外著名歌剧院、交响乐团合作指挥演出了一系列经典作品，如《弄臣》、《唐·帕斯夸莱》、《蝴蝶夫人》、《茶花女》等。他是目前国内公认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最佳诠释者。

意大利歌剧迷，只为咏叹调

歌剧有一个重要的部分——咏叹调，这就是歌剧的第二个魅力。咏叹调有一定篇幅，通常长约4到5分钟，少一点的可能是3分钟，多一点的12分钟、15分钟。例如，俄罗斯柴科夫斯基的歌剧《尤金·奥涅金》，奥涅金是一个浪荡公子，可是塔替雅娜情窦初开，是一个纯情的女孩，她收到奥涅金的信之后，就陷进去了，所以她回信的时候，那个咏叹调时间非常长，有十五六分钟。

一个作曲家在写整部歌剧的时候都有一个结构的设计。第一幕、第二幕、第三幕、第四幕，这4幕的情绪怎么分配，一幕里的高潮在哪儿，这个人物的几段咏叹调如何设计，这叫“布局”。很少有作曲家写两个音符喝一顿酒回来再写，通常是一幕写完后，休息一下，再接着写，它有一个一气呵成的过程。所以在布局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几个点就是咏叹调。咏叹调旋律优美好听，能够代表剧中主人公的内心思想、性格特点。作曲家会把剧情中间几个戏剧性冲突的重要的点用咏叹调来表述。所以，我们要记住一部歌剧的每一个音符，可能性不是很大，而记住几个重要的咏叹调就可以。基本上每一个咏叹调的旋律都有特性，能够代表这个人，听众只要一听到就知道这个人又出现了。所以，咏叹调是歌剧最重要的部分。

现在给大家放一些谱例，让大家感受一下咏叹调。

首先给大家放的是普契尼的歌剧《波希米亚人》。《波希米亚人》的故事很简单，它讲述的



是在意大利罗马的一个下层居住的地方，有一帮年轻的艺术家在寻求出路，他们有理想、充满了幻想，尽管生活贫寒，但是非常乐观。剧中人物鲁道夫是一个长得很帅的诗人，想象力非常丰富，非常罗曼蒂克。隔壁住着一个房东的女孩，叫咪咪，多病孱弱。她到鲁道夫那里借火，鲁道夫正百无聊赖，一看咪咪那么漂亮，心动了，顿时产生了爱慕之情。咪咪是一个多愁善感、非常害羞的女孩，来到他这儿有点局促。鲁道夫说，我是一个诗人，想赢得她的好感。在讲话的过程中，鲁道夫耍了阴阴谋诡计，咪咪说钥匙找不着了，鲁道夫就拿个火说帮她找，但他悄悄地把火吹灭了，然后就去碰咪咪的手。现代人拉手就不算什么，那时候的人手一碰上就触电了。所以普契尼创作的时候有一个要求，前面有一个和弦，然后突然竖琴弹一下，要求他们两个人正好在这个拍点上碰一下手，这时咏叹调就开始了，他就向她阐述：诗人如何，诗人的胸怀如何，我喜欢生活、美酒，喜欢漂亮的姑娘。咪咪被他打动了，讲完之后中间又有一段情节，那些朋友们看到咪咪与鲁道夫在里面试了，鲁道夫就闹得不得了，说“走吧，圣诞节开始了，我们出去玩，把咪咪也带上”。中间跳过一段，他们两个人就去了，去的时候已经相爱了，这时候有一段著名的二重唱——《爱情二重唱》。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三段著名的咏叹调，让大家对咏叹调有一个概念。

（大屏幕播放视频）
（歌剧咏叹调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高音很重要，叫做“高音C”。高音C完成得非常漂亮，所以观众拼命鼓掌，这时候演员要等到静下来，才开始唱下一段。所以我们以后去欣赏歌剧的时候，听到一个好的咏叹调，高音唱得很好，也可以拼命鼓掌，这也显示出我们的素质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音乐之间的区别，男主角唱的时候如此浪漫、自信，而咪咪就有一点胆怯，但是待会儿她会说出自己的贫寒身世，同时告诉他说：我喜欢鲜花、喜欢鸟叫、喜欢自然、白云，所以之后就有很调皮的音乐出来。）

我们在欣赏歌剧的时候，除了欣赏作曲家写的音乐之外，还可以欣赏演员的歌唱表演。歌唱者不仅要会唱，把词背出来，还要看着指挥，与乐队的步

调保持一致。但他又不能不顾剧情，傻乎乎地盯着指挥。帕瓦罗蒂唱的时候，还要用眼睛的余光看着指挥，或者旁边有一个监视器，为了与指挥步调一致。气候、歌唱家的情绪、嗓子、身体状况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歌唱。所以，要当一个歌剧演员很不容易。

比如，帕瓦罗蒂唱的高音C，这对男高音来说是一个极限。男高音的标准就是要能够唱得非常漂亮、自如，声嘶力竭不行，脸红脖子粗也不是好歌唱家，他要装得非常轻松，声音还要上去。所以，很多人到歌剧院去其实是欣赏声乐，就是歌唱者的气息、发声的位置、共鸣，因为这些人舞台上唱都不能用麦克风。歌唱与小提琴、钢琴还不一样，它科学的演唱方法要经过十几年的训练。唱歌关联到人的躯体，头腔共鸣，胸腔共鸣，气要沉到丹田，要用横膈膜支撑。关于这些有一大堆的声乐术语，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要通过教学实践苦苦地探索，才能够把它化成形象，化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，然后找到它、调整它，所以歌唱艺术也是很不容易的。

我们撇开一切，就听这个高音C，听众就很满足。意大利被称为是歌剧的故乡，所以，意大利人听了太多的歌剧，对剧情已经不感兴趣了，就经常有一些剧迷，去剧院就为了听那5段咏叹调，帕瓦罗蒂高音C唱完，他们就到门口去喝咖啡，计算好时间，下一段咏叹调开始的时候又进来了。

另外，欣赏歌剧这种综合的艺术，还可以去欣赏灯光、舞美。《波希米亚人》中，蜡烛吹灭了，在黑暗中两个人的手碰到一起，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如果这时候不小心把聚光灯打开了，氛围就完全不对了，所以舞台的每个环节要配合得非常好，什么时候开一点点光，开红光、蓝光，都很讲究。歌唱者还要与七八十人的合唱团步调一致。所以歌剧的魅力是很大的。

歌剧和话剧有很大的不同。同样一句台词，在歌剧里可以用音乐来滋润、铺垫。例如，《波希米亚人》中“你冰冷的小手，让我感觉到多么的可爱”，在话剧里，这句台词可以一下子讲完，但歌剧可以把这句台词编成很长的一段旋律。（表演）

所以听众在欣赏歌剧时，就不只是在欣赏剧情和台词，他们同时在音乐中感受这一切的美，这就是歌剧咏叹调和话剧很大的区别。有时候一段咏叹调唱到最后，词都唱完了，高潮已经到了，它可以不断重复最后几个字，比如“胜利了”这几个字就可以用不同的音乐表现，但是在话剧里“我们胜利了”不断地重复就奇怪了。

重唱，和谐之美

歌剧和话剧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歌剧里有重唱，就是大合唱。曾经有人叫我去做合唱表演的评委，可是我去了一看，那不能叫合唱，那叫齐唱。齐唱就是一个曲子，大家一起唱，只不过人多势众。当然有一些聪明一点、稍微有点常识的指挥，让这边演唱者先唱，那边再唱，但那叫轮唱，也不能叫合唱，只是合唱中最原始的组合办法。真正的合唱是4个，甚至8个不同的声部唱不同的音，唱同样的词，甚至唱不同的词，却听起来非常和谐、非常优美，比一个旋律要好听很多。

比如，《尤金·奥涅金》开场的时候，俄罗斯的农民们丰收了，男人扛着猎物上来，女人抱着稻谷上来，这时候男人不能说：我们收割了。男人明明没有收割，他们去打猎了。女人唱：我们去狩猎了，猎物丰盛。唱的词不一样，但是大家一起合唱，表现出一个场面。

在歌剧里，重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例如，《波希米亚人》中，鲁道夫和咪咪两个人唱完之后，最后朋友们说“走吧，走吧”，他们俩拉着手，慢慢地走过来，有一段很优美的咏叹调，有齐唱，也有重唱，也有一人唱一句。

今年是曹禺100年诞辰，上海歌剧院的歌剧《雷雨》最近就

在北京演出了。曹禺讲述的那个故事，虽然是一个不符合伦理的错乱的爱情故事，但是曹

禺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在对这个现象发出质问，而是讴歌那些主人公对爱情、对人生大胆的追求，尽管最后是一场悲剧。四凤死了，周萍也自杀了，鲁妈觉得害了自己的孩子，周朴园觉得所有的祸根都是他。周冲（周萍的弟弟，繁漪的儿子）是个单纯的小青年，也朦朦胧胧地卷进了这个错综复杂的家庭纠纷中，最后失去了爱情。繁漪最后是万念俱灰。作曲家写了一段非常简单的台词，但是让这6个人物一起在舞台上合唱。台词里，四凤说：他是我的哥哥，同样的血脉血亲。因为周萍跟她是异父同母。周萍说：她是我的妹妹，同样的血脉血亲。周冲一看是亲兄妹发生了感情，他觉得无法理解。周冲说：他们是亲兄妹发生了感情！鲁妈说：我害了自己的女儿，我的罪孽不轻。繁漪如梦初醒，早知道是这么一个结果，我为什么把它闹得那么大，她说：我没想到是这样。周萍已经崩溃了。周朴园说：他们是亲兄妹发生了感情！这是一根线，把这个悲剧的故事串在一起。所以他们6个人，尽管每个人台词不一样，但是在一起唱。这在话剧里是不可能的，但在歌剧中，不同的、复杂的人物台词可以用美妙的音乐组合起来，这就是很有说服力、很有魅力的重唱。

（欣赏《雷雨》歌剧中的重唱片段）



为纪念曹禺诞辰百年，上海歌剧院带着精品歌剧《雷雨》进京演出。

有歌剧，才是“国际化大都市”

深圳很快就要建新的歌剧院，歌剧在深圳普及、生根开花已经为期不远。在全世界几乎所有重要、著名的城市，歌剧院是它一个重要的标志，是它的窗口。很多市民、政要都为他们有一个一流的歌剧院而感到骄傲。

俄罗斯的音乐文化艺术很重要的象征就是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，以前叫基洛夫剧院。前几年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，普京邀请了全世界很多政府首脑到圣彼得堡去参加庆典活动，在马林斯基剧院欣赏歌剧、芭蕾舞、交响乐，这花钱不多，但是让人感觉不一样，有身份、有地位。因为那是世界音乐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，而且水平也是最高的，这让普京引以为豪。所

以说一个现代化城市，无论它的经济有多发达，如果没有一个歌剧院，没有一个交响乐团，没有一个芭蕾舞团，它绝对不能称之为国际化的大都市。

国家与国家之间实力的较量，最开始是军事较量，紧接着是经济的较量，但最终还是体现在文化上。文化能不能被全世界的人接受，它的辐射面能不能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这才是关键。

过去我们的文艺剧团基本上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况，大家是吃得饱，但是吃不好，勉强能活着。自从今年“两会”以后，政府正式把歌剧、芭蕾舞和交响乐放在了要扶持的公益性事业中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